



DAXUE SHENGHUO
XIAOSHUOXUAN

大学生生活小说选

花城出版社



2 036 7574 5



大学生生活 小说选

DAXUE SHENGHUO XIAOSHUOXUAN

花城出版社



2 036 7574 5

大学生活小说选

本社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3.375印张 1插页 460,000字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5,600册

书号 10261·246 定价 2.00元

目 录

女大学生宿舍	喻 杉	1
感谢爱神丘比特	王小鹰	28
草莺	姜 滇	51
杜鹃啼归	陈可雄 马 鸣	67
夏	张抗抗	90
飘逝的花头巾	陈建功	118
樱花雨	喻德海	147
金陵雨丝丝	章以武	164
一〇三室内外	胡廷楣	175
雨夜的星	汪 洋	196
趁我们还年轻	雨 寒	210
冤家	陈宜浩	229
火焰闪光之后	蔡玉洗	259
舞会	阎阳生	280
黄桥烧饼外传	张 威	298

那里, 有一片牵牛花	毛 铁	308
娟娟的头发	曹济民 毛四维	331
小路	李功达	344
青春兮, 归来.....	高尔品	361
晚霞	汤吉夫	388
啊, 生活的浪花		
——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	海 翔	408
苏青	蒋 韵	497
“拓荒者”的荒地	黄 河	510
在水边	黄蓓佳	532
飞出来了, 希望	卡 那	554
去年冬天在郊外	黄蓓佳	584
风乍起	王 剑	611

女大学生宿舍

喻 杉

—

喜悦、兴奋、激动、得意，这些字眼都不足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，我终于成为一名女大学生了。

当我怀揣着入学通知书，来到这所高等学府时，绚丽的晚霞，已把校门染得通红。本世纪初一位著名教育学家题下的校名，风骨傲然，闪着耀眼的金光。我不由肃然起敬了。

有人走向我，看过我行李上的托运卡片后，她高兴地嚷道：“哎，是我们系的呢。”我悄悄地膘着她，她个头小，肤色微黑，脸孔上有雀斑。不过，倒也五官齐整，朴素大方。我猜想着，她或许是我们的辅导员吧？

听人说，大学的低年级，都有一位比中学的班主任还厉害的辅导员。我不由站直身子，毕恭毕敬地向她一鞠躬。

她微笑了。“我也是新生呀！我叫骆雪。我们还住一个屋呢。”她那略带东北土音的普通话甜丝丝的。

我跟着她走进校园。

林木葱郁的山上。盖着碧蓝色琉璃瓦的古雅建筑群，时隐时现。微波粼粼的湖边，一溜儿摆着别开生面的校园，朗朗读书声和游泳池中无忧无虑的嬉闹，组成一曲令人心驰神往的大学生活的乐章……

我们的学校真美呵！

然而，当我们进入年久失修的学生宿舍，走进我们将一住四年的寝室时，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。许多年前用石灰粉过的墙，肮脏不堪，天花板上还有一个黑古隆冬的大洞。四张粗笨的双层木床和四张同样难看的大书桌，占去了房间百分之八十五的面积和至少是百分之六十的空间。这和我想象中的女大学生雅致、整洁的寝室，距离实在太远了，和我刚才看到的优美的湖光山色、典雅端庄的建筑群、别开生面的校园，又多么不协调啊……

骆雪大约是忌风怕光的，她捷足先登，占据了全房间最差的靠近门角落里的一个下铺。我自然是选择靠窗户的铺位了，并且铺好床休息了。

窗外，树影扶疏，秋虫唧唧。带着桂花清香的凉风，穿过窗户轻柔地吹到我的身上。我不由又高兴起来，寝室虽然是间陋室，我占据的铺位，却是十分惬意的。到底是上过大学的妈妈有经验，要迟一天来，这惬意的铺位，只怕就不会姓“夏”了……

二

骆雪已经起来出去了，洒落着几点阳光的书桌上，放着满瓶开水，还有几只嫩黄的酥饺。这无疑是她给我准备的洗脸水和早点。

陋室顿然生辉了。我不但有一个惬意的铺位，而且，还有象姐姐一样的同窗呢。

洗漱过后，我吃了骆雪给我买来的早点（当然是要还情的），随意在屋里屋外走动起来。

在我们305室的门上，张贴着一张纸条，列着我们这班新房客的姓氏。我依次念着：“宋歌、辛甘、夏雨、骆雪、匡筐。”我不由笑了，还有叫匡筐的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未必是她爸爸、妈妈将她放在箩筐里长大的？

我正想利用一下曾经盛行一时的人名考证学说，对这个奇怪的名字进行一番演绎推理时，骆雪又迎来了一位新伙伴。

她团团脸，满面红光，矮胖的身材，身上还保存着过去游行时的打扮。白衬衣、军黄裤子、解放鞋，斜挎着军用书包，颇有几分当年的革命小将的神气。

骆雪作了介绍，她是宋歌。

骆雪走后，宋歌以主人翁的姿态，观察着房间，我发觉她蹙了一下眉头，虽然她立刻笑了：“这屋子很不错呀，过去革命前辈上抗大，住的还是窑洞呢。”

我却在她舒展开眉头的同时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当然，我也犯不着在她面前流露出我的反感。

一阵嘈杂的哄笑声，送来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姑娘。她真好看，浅蓝色的短裙，白色的短袖衬衣，虽不怎么入时，也不怎么新了，但却剪裁得十分得体，又新近烫过，活生生勾出她修长身材的匀称。至于她那脸蛋儿，我只在粉墨画上见过，白里透红，细嫩得象是刚刚出水的荷花。我看得入神了。

“我叫匡筐。二位尊姓大名哪？”她语气中带着玩笑的口吻。我向她道了姓名，而一直蹙着眉头站在一边的宋歌，却没有做声。

匡筐也没在意，她随便地向我对面的铺位一指，跟在她身后的一大帮年龄参差不齐的男性和女性公民们，半大孩子们，蜂拥而入，把提着的、夹着的大包小包儿，都搁到桌上床上。然后，闪开路，让一位蓬着一头乱发，身着一套油漆斑驳的旧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，把一只沉重的挂着锁的古铜色的皮箱搬了进来。匡筐冲着这位汗流满面的小伙子亲切地一笑：“走，看看风景去。”于是，小伙子开路，匡筐押后，大家蜂拥而去。

她走了，她的潇洒、自然，她的美丽、大方，她和那帮朋友们的亲密无间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无疑，她和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，有许多不同。她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，当然，是很有吸引力、也很有个性的姑娘……

宋歌铺好床后，我以为她会睡一会儿的。她仆仆风尘的

样子，明明是坐过通宵车的。然而，她没有睡，七手八脚，打扫了房间，汗涔涔地顾不上歇口气，立刻又走了。出门时，吩咐我说：“你守着房间，我找辅导员去。”

她俨然是一室之长了。看起来，还是个能干的、勤快的“室长”，虽然她身上那种“老干部”的味道，我并不喜欢。

三

我是不爱到处走动的。下午，仍是我一个人留在陋室里。我靠着窗户，欣赏起窗外形形色色的树木。看着，看着，不禁浮想联翩。窗外一株文静、端庄的梧桐，忽然变成了骆雪；在枝摇叶摆、红花朵朵的夹竹桃中，出现了光采照人的匡筐；而大礼堂前那象锥子一样挺立着的有些做作的柏树，和宋歌重叠在一起；似乎有些胆怯的躲在花坛中的一株半大的银杏，我觉得它象自己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真有意思啊，我们这间陋室中，人物竟是这样丰富多采。还有辛甘呢，她象什么树呢？是娇嫩、怕痒的紫葳？还是亭亭玉立的广玉兰？

一阵急促的喇叭声，将我从浮想中唤了回来。我俯视着楼下，宿舍门口，停着一辆风尘仆仆的黑色轿车。喇叭声唤来的观众，把轿车团团围护着。我看不清从车上下来的人物，却听到一个女人清脆圆亮的声音：“我是送女儿来上学的。她叫辛甘，是中文系的……”

我想想去接辛甘的，但是迟疑了一下，又停住了。因为

她是坐着小轿车来上学的，无疑是属于我妈妈再三嘱咐过的应当敬而远之的人物。

辛甘由她虽然半老但风韵犹存的妈妈牵着，走进寝室来了。她眉眼倒不差，只是短促的下巴上，安着一张双唇包不住牙齿的大嘴，和一对气势汹汹突出在伙伴们前面的虎牙，破坏了她脸上的和谐，使她有一种天然的顽劣神气。不过，当她走过我身边时，我发现，她的身段是好看的，和匡筐不相上下，而她那一身质地更好的装束，更显示出她父辈身份的不同凡响。

“真不晓得这学校的校长是干什么的！让大学生住这号房子。要在S市，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

我想，辛甘的妈妈必定是常常教训人的。不过，这里不是S市，而我们这所名牌大学由国务院任命的堂堂校长，也不是S市的中小学头头，因此，她也无可奈何。

辛甘的妈妈提心吊胆地看着我们陋室里的楼上楼，辛甘却兴冲冲地翻到高铺上去了。“妈地，我要尝个新鲜。看哪，表演开始哪！”她哼起一首流行的圆舞曲，轻快地转动着身子。

妈妈没有理会女儿，她掀去了匡筐放在下铺上的东西，让司机把女儿的行李卷提了过去。我连忙告诉她：“辛妈妈，这床有人。”

“有人？”她不屑地瞪了我一眼，“上大学能象排队买东西，搁半截砖头，也抵个人头？”

辛甘的妈妈为女儿安排妥当后，便带着女儿和呆呆站在

一旁的司机走了。我跟到门口，听到了她那压低嗓子向女儿讲的几句话：“傻瓜，那高铺是你睡得吗？半夜三更滚下来，那还了得？往后，可不比在S市了，你背后少了我这个做妈的，可得泼辣些……”

真是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还有这样的妈妈哪！

匡筐回来了，她低着头，轻轻地哼着一首好听的歌：

高高的山，
陡陡的坡，
小小的马尾松，
在轻轻地、轻轻地唱歌……

她不会开好看的花，香香的花，
她不会结好吃的果，甜甜的果，
她只会轻轻地，
轻轻地唱歌……

这歌声象夜晚的凉风，轻柔地吹进我的心房，我听得入神了。

可惜，辛甘突然闯了回来，匡筐被她惊动了，她抬起头，看到已经铺上他人铺盖的床边，坐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。她走近辛甘，美丽的眼睛里，含着捉摸不定的笑意。

“请问，你的腿有毛病？”

辛甘莫名其妙地摆着头。

“那么，你的眼睛近视？”

辛甘是聪明的，她明白匡筐问话的意思了。她带着挑战的口吻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我一不跛脚，二不近视。这床，是我妈给我铺的，我就睡它。”

匡筐那含着笑意的眼睛里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愠怒：“哦，那么说，刚才用公家轿车送女儿来上学的，就是你的令堂大人了？我有幸欣赏过她了。看来，是个官哪？”她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讽刺。

辛甘毫不示弱：“嗯，S市妇联主任。”

“那么，令尊大人是市长？市委书记？”

这话倒使辛甘吃惊了。她眨巴着眼睛：“是呀，我爸爸是市委第二书记、市长。不过，你是怎么晓得的呢？”

匡筐没有回答，她沉下脸来：“为了纠正令堂大人的过错和你的失礼，你应当高升。”说完，就将辛甘的行李卷成一卷，扔到上铺去了。

辛甘冒火了，冲着匡筐叫：“你……你欺负人！”

匡筐莞尔一笑：“哪里话，只有别人欺负我，我可从来不敢欺负人。”

辛甘气得喘起粗气：“我告诉妈妈去。”

“去吧，”匡筐有些懒洋洋地，“也给我捎句话，奉劝你的母亲大人，遇事收敛一些，规矩一些，尽量少给你做市长的爸爸栽点刺，也尽量使你少受她一些影响。要知道，从大学走出去的，不光有人材，也有混蛋，自私自利、忘恩负义的混蛋……”

辛甘勃然大怒了，她抓起桌子上一只茶杯，狠狠地摔到地上。茶杯粉身碎骨的一声响，把刚走到门口的宋歌和骆雪吓了一跳。

这突然爆发的冲突，使我手足失措了。好在来了宋歌，她拦在冲突双方之间。“见面就吵架，象什么话呀。我找辅导员去。”

“都是大学生了，一点小事干嘛惊动辅导员呢？”走在后面的骆雪温和地说：“让辛甘睡我的铺位吧。”她转向辛甘，亲切地拉起她的手，“今天的事，原是你妈妈不对。你也任性，摔东摔西的，这习惯要不得的。”

辛甘甩开骆雪的手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下里巴人！”

这太过分了。这个娇生惯养的市长和妇联主任的女儿，不知好歹，摸不得，碰不得，以后怎样和她相处呢？

然而，到底没有惊动辅导员，铺位问题总算解决了。

“你们当我是有心要占个下铺，不敢睡上铺哪，我连一百米高的铁塔也爬到顶上去过，还怕这五尺高的床了？”她真象一个顽劣的孩子。

匡筐看着她，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。“你小，我让你睡下铺就是了。说真格的，要不是你妈妈蛮横，你也霸道，我哪会为这种事生气？”说到这里，她脸色又沉了下来，“我讨厌你妈妈，这种人讨厌死了。”

匡筐这话无疑是多余的，我真怕她们又冲突起来。但是，辛甘却没有生气，只是低声说：“有时候，我也讨厌，

真的，很讨厌……”

我瞟着余气未息的辛甘，忽然有些喜欢她了。她虽然娇纵，却不失天真；有点顽劣，但更多的是幼稚。我想象着，该把她比作一株什么树呢？娇嫩怕痒的紫葳？有点儿象，又不很象。亭亭玉立的广玉兰？不，那和她格格不入。

由于辛甘的坚持，她仍然睡了上铺。

四

风雨过后是晴天。然而，天无久晴，半个月后，我们陋室里，由于天花板上的破洞，又起了风波。

那是从辛甘在凌晨四点半左右发出的一声惊叫开始的。当时，我们全在梦中，也不，宋歌一定已经醒了，这事只有我晓得。我那天凌晨四点偶然醒来时，碰巧看到宋歌悄悄地爬了起来，一点声响都没有的，穿好了衣服鞋袜，然后又躺回床上去。我知道，她无非是要带个头，以便起床铃响过后，能尽快地叫醒我们，然后带着我们到操场上去争个名次。这使我想起，在幼儿园时，我就看过我们的小班长这样做过。看起来，宋歌无疑是从幼儿园便开始了她干部生涯的。至于我们，是被辛甘的一声充满恐怖的惊叫，惊醒过来的。

辛甘的惊叫，是她梦见一个恶棍，用邪恶的眼光，从天花板上的黑洞口朝着我们这些女大学生窥望。

“天花板上，肯定藏着坏人，八成是流氓。”辛甘在她的

高床上加上方凳，手拿电筒，站在方凳上，“我得搜索一下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万一藏着流氓，我倒不怕，匡筐就该倒霉了，谁叫她生得那么好看呢。”说着，将脑袋伸进洞里去。

天花板上自然没有人。她坐到方凳上，居高临下，就天花板上该死的洞和她那使人后怕的梦，攻击起校长来了。“当然，校长的独栋小楼中，也可能被天兵天将捅开过天花板。不过，肯定早就补得天衣无缝了。她的女儿，不，应该是孙女儿吧，也不致象我这样提心吊胆，担心流氓从破洞中钻出来，扛走我们美丽的匡筐了。”她用脚顿了一下铺板，“你说呢，锥子？”

锥子，是她给匡筐取的外号。

匡筐睡眼惺忪，没有理她。她觉得扫兴，又找上骆雪了：“下里巴人，你的高见呢？”骆雪也没有回答。她顽皮地向骆雪眨着眼睛，“你不理我，无非怪我叫你下里巴人了。”

骆雪梳着头，温和地说：“我很喜欢做下里巴人。‘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。’下里巴人，不是很受人欢迎吗？”

其实，辛甘将她叫做下里巴人，完全是另一番意思。

辛甘又提出，应当就天花板上的破洞，向校长反映。

匡筐仍然闭着眼睛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当然，如果能因此使校长大人注意到我们这个被遗忘的角落，自然是好的。不过，我想，我们的校长，只怕早已年老力衰，精力不济了。他大约是只挂虚名，不理校务的。”匡筐突然坐起来，“心肝

儿，我想，如果你在S市，也有这么一片反骨，我看，S市市长的工作，无疑将大有改进；而市民们，也必定受益不浅。”

辛甘败下阵来，还是骆雪言归正传，解救了她。

“我看，我们是可以建议学校对宿舍进行一次维修的。我们还可以自己动手，来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。”

匡筐立即支持了骆雪的建议：“对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粉墙补洞，我有几刷子。我们礼拜天就动手干吧。”

我和宋歌自然支持了她们的提议。辛甘也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了。她撇着嘴巴说：“我先声明，我是不沾石灰的，家里刷墙时，妈妈连房间都不许我进的。”

起床铃响了，宋歌本可以带着我们，稳稳当当地上操场上去争个第一名的。可惜，天不作美，忽然下起大雨来了

.....

五

过了几天，我们小组开始评助学金了。宋歌庄严地宣布：举行全组第一次会议，评定助学金。会议自然在班长兼组长的宋歌的住处进行了。

我们房间，只有匡筐和宋歌交出了助学金申请表。

我悄悄地瞟着匡筐身上漂亮的衣服，床上几乎全新的铺盖，以及她床头那只上了锁的古铜色的旧皮箱……

宋歌先读了自己申请表上列举的主要内容。她的父母，